



鲁迅的文章,大概已有万千,所以“鲁研”的“突破”,似乎已很不容易。“老石头”也骂过了,“偏执狂”也封过了,结果怎么样呢?于是只好另辟蹊径、突发奇兵,来“研究”鲁迅家的一本菜谱,从青菜豆腐、绍兴梅干菜里,不但可以见到鲁迅的“节俭”和生活的“清淡”,更足以“分析先生从生理到心理的变化”,也算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前啦。当然类似的“蹊径”,还有专门研究鲁迅与许广平究于何日“开始”,又于哪一天“在一起”的,至于鲁迅日记中一个“灌”字,更已经有了雄文夺目……

其实这样的“考据”,这一类的“独辟”,在于“学术研究”之中,又何止一个“鲁研”——关于李白的生卒,他一生的游历,因为吵得一塌糊涂,争得硝烟四起,所以早已不是新鲜的“成果”,于是另抄近路,从他的诗句,推算他的酒量;从他的歌吟,断言他的风流。不久之前,还有学者一举考出李白是个“私营矿主”!李白靠什么周游天下,吟诗作章,这样的潇洒?因为他“颇有产业”,所以“腰缠万贯”!难道你没读过李白写

南陵的名句——“铜井炎炉高九天,赫如铸鼎荆山前”?这两句诗,写的不是冶炼的盛况?而这南陵一处,恰是“我国最早使用硫化矿冶铜的地区”呵!于是一言以蔽之,不由你不相信,李白就是一个“十分富有”的“私营企业家”,大概属于我们今天形成和发展着的那个“新的社会阶层”吧!至于李白船到南北泛舟

## 独辟的“蹊径”?

司马心

之时所吟的华丽诗句,原来不少都是“在这运矿产品的船上所作”,那就更是崭新的“学术成果”、石破天惊的“独到见解”啦。

关于“孔夫子是个美男子”以及他的身高究竟合今161.7厘米还是221.76厘米等等,同样已不“独到”,所以“孔研”之间、学术之界,又有人走出一条小路,又是一举考出了“孔子的太太是谁”——说是这个女人,《论语》未涉一字,历代孔学,也无人研究过她,甚至司马迁公也无一字说到这女人的“下场”。这样的“缺门”,这样的

“学术空白”,当然引出了“学者”的兴奋,于是从三国王肃的一句话里,“考”出孔夫子的老婆为“亓官氏”,又“考”出这亓官氏认为孔夫子迟早能“出人头地”,但终于因为孔子的“走投无路”,而致使她“信念毁灭”,离开了孔子……否则,怎么会有关于孔老夫子的书典中,从无一字说到这个女人呢?这样的“新成果”,当然已经足够诞生一群博士乃至博导了。

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一句话,可以“考”出杨玉环“体重69公斤”外加“身高1米64”;从曹雪芹的“真事隐”中,可以断言贾府丫环们用什么法儿“避孕”。而从空穴来风的“史料”中,又可以窥见徐霞客如何“风流”,关于他“狎宿”过“至少xx个美眉”的流言,更已经飞短流长……

“学术”是要“创新”的,“从众”自然不好。大家早已走过的路,当然可以不走,可以抄近路、寻小路,可以独辟蹊径,更可以走终南捷径。然而如果旁门左道,结果钻进了牛角尖,这样的“大胆”与“小心”,就不免令人叹息,也发人笑话了。

2012年8月5日,是玛丽莲·梦露去世50周年纪念日。时间忽然过去了这么久,而这个有着金色秀发、蓝色眼睛性感女神,却一直没有被人忘记。她银幕上的美丽形象,她背后的不幸故事,衍生出的话题,层出不穷。两个星期前,我找出收藏的18部梦露影碟,开始重看,实际上,有不少是第一次看。我看到梦露演绎了她的艺术人生。梦露一生共拍过30部电影,早期大多是配角,甚至是跑龙套的。《热女郎》扮演一个歌舞团的演员,她在里面有两首独唱;《爱是幸福》只有60秒的影像;《夜阑人未静》饰演一个律师的情人;《火球》里,只是一个滑冰比赛的观众;《彗星美人》扮演试图进入演艺圈的新人;《家乡的故事》是一个报社的接待员;《爱巢》扮演一个房客;《自我感觉年轻》《妙药春情》里,是老板的女秘书;《我们没有结婚》饰演一个选美小姐……这些角色,要么一闪而过,要么特点不明显,但是,梦露在有限的表演里,渐渐地,自身的亮点也不断显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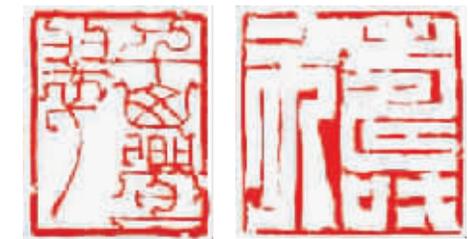
## 玛丽莲·梦露

刘伟馨

1953年梦露出演的三部电影《飞瀑怒潮》《绅士爱美人》和《愿嫁金龟婿》,确立了梦露的银幕形象,也确保了她在好莱坞未来十年的地位。这以后,《大江东去》《娱乐世界》《七年之痒》《巴士站》《热情似火》让我们看到了多姿多彩的梦露。有一部传记这样说:“玛丽莲·梦露漂亮、性感、芳香甜美……她的魅力透着童真、纯洁,诱人魂魄,光芒四射。她的形象就像是突然摆在你面前的一盘鲜美的草莓,精致地排列在奶油之上……”毫无疑问,美貌、性感,是梦露的标志:《飞瀑怒潮》里诱惑人的妖冶;《绅士爱美人》里的载歌载舞的身姿;《娱乐世界》里头戴羽毛王冠的打扮;《七年之痒》里经典的风吹白裙的形象……梦露不像伊

其实,梦露短暂的人生,就是快乐和忧伤的纠缠,光明和黑暗的争斗,在她光鲜、亮丽的银幕形象背后,是永远也述说不完的痛苦。私生子、出世两周就被送人,辗转在多户家庭抚养,为避免进孤儿院,16岁嫁人,第二次婚姻遭遇暴力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的家族有精神病遗传史:她的外祖父、外祖母,她的母亲,还有她自己。哪里能想到,在梦露从一个贫寒的女孩,奋斗成为电影巨星的旅程中,她要时时刻刻和自己的精神疾病作斗争,常年失眠、常年服药,最终,生命殒落在过量服用药物,此时,她刚刚过完36岁的生日,这实在令人痛惜。

梦露曾说:“浓妆艳抹之下,微笑背后,我只是一个渴望得到世界的小女孩。”这个小女孩渴望走出阴霾,走向成功;她以美貌征服世界,又向往心灵的充实;她读弥尔顿、惠特曼、里尔克,她写诗、写散文、记日记;在电影里,她追求完美,在生活里,她渴求家庭、孩子……在纪录片《梦露最后的时光》里,记述梦露拍摄未完成电影《濒于崩溃》时,和孩子嬉戏,在泳池里玩耍,其实,这正是她内心之所需。可惜,这一切,却永远消失了。



千山叠翠 寿永 陈建华 篆刻

海派画坛的兴盛,带动了一批篆刻艺术家的名声鹊起,而浙派金石书法更早早地渗入上海,传播和影响整整几代人,当今专攻浙派篆刻艺术的也大有人在,陈建华便是其中一位实力派书画篆刻家。

早年学校毕业后的陈建华,进入纺织系统从事美术设计工作。由于对书画篆刻的爱好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人介绍,拜著名书法家李天马先生为师。我看他的书法作品,如天马行空,行云流水,却又中规中矩。

那天在他位于交通大学内的工作室,就书画篆刻艺术,我们相谈甚欢。陈建华讲,李天马先生学识素养才情一流,耐心细致教授令他至今难以忘怀。1985年,他又拜韩天衡先生为师,学习金石篆刻。80年代后期全国举办首届“篆刻艺术大展”,他的八方篆刻作品入选并获优胜奖,拿出当年画册,见整整一版都登载了他的作品。要知道,当年能够入选大展的中青年作者如今全是上海篆刻界的中坚力量。

我与陈建华相识也是缘起篆刻。三十年前,我就喜欢涂鸭中国画,沈柔坚先生看到后说,要多练书法,还要请人刻二方印。于是沈先生托陈建华帮我刻了二方印,我是先见其印章后见其人。他的水平果真了得。一来二去

我们成为好朋友,看他篆刻刀治印是一件快乐的事。

陈建华为追循前辈金石作品精髓,这两年时常在拍卖市场寻寻觅觅,看到那些原作真迹,总是爱不释手,这些年倒也收藏了不少。他还翻出几十枚去年在景德镇自制的瓷印,玲珑里透出一股古朴雅韵。还到宜兴去研究陶印,效果也真的不错。

这里两方“千山叠翠”和“寿永”朱白文作品,从中可以看出将步入花甲的陈建华不懈追求,最好还是留给读者来评判吧。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从老远的地方走来的,慢慢靠近我们,走进我们的生活。



## 征文选登

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部队组建于1950年,组建时就从上海招收了许多学生兵。所以在雷达部队里,上海籍的老兵很多,当然都已经是领导干部了。我们团的团长就是上海的;空军成都指挥所的雷达兵处处长也是上海的。尽管如此,这次如此大规模地招收上海兵,部队领导心里是有点打鼓的,他们大概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上海兵有文化,聪明,却担心上海兵怕吃苦,不好带。但我们这批上海兵,实在是很给上海长脸。

因为连续两年没有征兵,积压了两年的老兵在1969年的春天一下子都走了。刚当了一年的我们这批上海兵立刻成为骨干。三个操纵班,以及标记班、报务班的班长,统统换上了上海兵。我当了操纵二班的班长。当班长后不久,我就被抽调去黄茅埂修路了。

我们连所在的山头,按照

在人们的印象中,台儿庄是一个“无土不沃血,无墙不饮弹”的抗战之城,除了祭奠,我从来不知道台儿庄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,直到我坐上上海至枣庄的假日红色专列,穿过微山湖、越过抱犊崮,来到地处苏鲁两省交界处的台儿庄,从夜色中的桨声灯影中解读这个被央视纪录片称为:“一个寻梦的地方”。

时间正是夏夜。步入山东台儿庄古城,“天下第一庄”的匾额高高悬挂在城楼上,正对着运河。乾隆皇帝的御笔方正而沉稳,饱满而圆润,城门两侧有楹联一副,“岸柳河桥,要平分水二分明月;桨声灯影,岂独让秦淮十里清

## 六五虚度

姚国仪

元知始祖降姚墟,一脉江南草野居。月下蛙鸣听鼓吹,花前风过惹唏嘘。晴烟袅袅三山远,白发萧萧六十余。信是人生半哀乐,犹存时日钓鲈鱼。

## 寻梦台儿庄

沈秀芳

我踏上了游船,极目远眺,错愕间,我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:只见蜿蜒约10里的古运河上两边商号交错;水巷上,石桥纵横,柳影婆娑。两岸的青砖碧瓦、飞檐雕梁的古建筑的倒影都纷纷潜入水中,如火的灯笼将水面烧得红红,岸上,晋派的大红灯笼高墙围院,徽式的墙顶马头黑瓦白砖,闽南的砖雕木刻透着灯影,此时,水面波平如镜,灯影交融,荷花摇曳;俄顷,微风过处,抑或是桨声欸乃,沉静的水面顿时散金碎玉,分明是当年明清时代台儿庄“商贾迥迤、一河渔火、歌声十里、夜不罢市”的盛景。

据一路导游的上海现代国旅汪导介绍,台儿庄夜色,400年前就曾经风华璀璨。京杭大运河畔地开漕,更有乾隆皇帝龙颜大悦,御笔除给台儿庄书名,而且题诗,“人在长亭深好处,风帆一过眼来”,君临水上,豪情满纸;水路通衢,名动天下。于

是,各地客商纷至沓来,各地民居,比邻而居,也点亮了千家万户屋檐前的红灯笼,“一曲霓裳惊夜月,十分春色艳朝霞”,台儿庄的夜色,被商业的繁华和历史的凤烟酒红。直到1938年,生灵涂炭,古城被日寇的炮火毁于一旦。直到70多年后,古城台儿庄重建。

走出台儿庄,我对当初对台儿庄的疑虑不禁释然,台儿庄河和秦淮河,相同的是,同样有桨声灯影,不同的是,古城台儿庄,它是继华沙、庞贝、丽江之后,世界第四座重建的抗战古城、英雄之城,这是六朝金粉的秦淮河不能望其项背的。



祥龙 (中国画) 汪亮

过专业的筑路工程技术人员,只有当地公路道班来了几位工人当施工指导。为了抢时间,为了尽量缩短距离,路的坡度相当陡峻。

碰到大石头,推土机也无法为力,就要靠炸药爆破。我们经常的工作就是打炮眼。那是技术活,还要勇敢。勇敢不是指排除哑炮,哑炮毕竟不是经常碰到。勇敢是因为都没打过炮眼,一人扶钢钎,一人抡铁锤,锤起锤落的,都没个准头,稍一走眼就砸到扶钢钎的手上。抡锤的和扶钎的都心惊肉跳。起先都不敢把钎子抡起来,一手握住锤柄那头,一手握住锤柄那头,瞪着牛眼弯腰拿锤去凑那个钢钎,根本不敢使劲,声音都是闷闷的,哪里能凿石穿洞。真正的抡锤,右

## 业余筑路队

赵长天

手是灵活地来回滑动的,锤高举过头后,右手就回缩到锤柄的顶头,和左手在一起,铁锤在手劲和势能双重作用下,从高处坠落,准确地击中钢钎,才有力量,也才省力。

在那时候,我们真是横下一条心,豁出去了,所有人的手上都挨过别人砸,也都砸过别人,但终于所有人都能锤起锤落挥洒自如。

现在写这几句话很轻松,当时真是有点悲壮。我脑子里不断出现的形象就是保尔,那个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的英雄。保尔也修路,保尔修路的环境和我们也有点相似。5月的大梁山,接近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上寒气逼人,尤其是雨天。那个地方,特别多的就是雨天,虽然有雨衣,但在雨中干活,雨衣没法完全挡住雨水,裤脚和鞋整天是湿的,脖子袖口也常常进水。还有一些时候,下的是牛毛细雨,或者说是似雨似雾的东西,无孔不

入,见缝就钻。外面的雨雾和里面的汗水搅和在一起,干活的时候热,停下来就哆嗦。更苦的一天下来,一身臭汗,一身泥水,一身酸痛,却没有一个可以放松休息的地方。临时工地上,没有居民,没有单位,自己就地取材,用树枝、茅草、箭竹胡乱搭成茅棚,穿风漏雨,又冷又潮。

三个月,路,居然就修上了黄茅埂。

黄茅埂这个名字取得很形象。因为海拔超过四千,在三千多米还能生长的那种小灌木也消失了,只剩下一片茅草。8月,草就已经枯黄,此谓黄茅也。我又想到大庆油田。“文革”前毛主席号召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,看过大庆的纪录片,地貌和黄茅埂很相像。于是又把自己暗比为铁人。

三个月,路,居然就修上了黄茅埂。

黄茅埂这个名字取得很形象。因为海拔超过四千,在三千多米还能生长的那种小灌木也消失了,只剩下一片茅草。8月,草就已经枯黄,此谓黄茅也。我又想到大庆油田。“文革”前毛主席号召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,看过大庆的纪录片,地貌和黄茅埂很相像。于是又把自己暗比为铁人。

## 明日请看

刘伦贤中将的《我在百万大

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